



璀璨多姿的江西戏曲文化

□ 龚国光

千百年来，赣鄱大地上的一株株艺苑奇葩，在广袤的城镇和乡村，滋润着千万民众的精神天地与文化世界，跨越时空，影响当下。2024年夏季，《江右文库》编辑部约我撰写“研究编”的《江西戏曲文化史》。我想，以史为经，故事为纬；时序为纵，人物为横；先后纵横，叙论交织，应是本书不二的基调。撰写该书的目的，便是通过对江西戏曲资料的进一步搜集、挖掘、整理与研究，加深人们对江西戏曲文化的了解。

中国戏曲历史悠久，始终伴随着中国社会发展和成长衍变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。江西号称“戏曲之乡”，江西戏曲文化是观察中国戏曲发展历程的生动写照。

在戏曲文化成熟之前，透过乐器文物遗存及历史人物记载，可以窥见江西戏曲文化的渊源。九江市修水县上奉镇山背村出土距今约4000年新石器晚期的（单孔）埙，这是目前鄱阳湖地域发现的最早原始形态的吹奏乐器。贵溪仙人岩崖墓出土的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木扁鼓和十三弦琴，是赣鄱打击乐器和弹拨乐器的首现，对后来的弋阳腔打击乐器的运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。

随着海昏侯刘贺墓北藏樟大乐器库的重见天日，一座距今2000余年的具有高等级音乐舞蹈的艺术世界惊现在世人面前。无论是鎏金龙纹青铜编钟、甬钟、铁编磬、铎于、钲、建鼓等打击乐，还是琴、瑟、排箫等弹拨乐器和吹奏乐器，都以其精美纹饰和实用功能，凸显出古代乐器制作工艺的精湛。36个伎乐木俑，有的长袖起舞，有的跪立演奏，有的手持乐器呈舞蹈姿态，生动展现了汉代乐舞表演场景。尤其是“玉舞人”佩饰，其和田白玉的材质晶莹剔透，是汉代乐舞发达的一个重要标识。学者分析，这件佩饰是汉武帝宠妃、著名舞蹈家李夫人的相赠之物。李夫人是海昏侯刘贺的祖母，李夫人之兄李延年是西汉著名音乐家。可以说，这是汉武帝时代一个最高等级的音乐舞蹈世家和鉴赏家。

唐代出现了两位顶级歌者，一是许和子，吉安市永新县人，开元中京师宜春院著名歌唱家，“喉啞一声，响传九陌”；二是张好好，南昌民间最出色的一位歌唱家，杜牧《张好好诗并序》描述了张好好在滕王阁的绝唱：“众音不能逐，袅袅穿云衢。”

元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有一句戏曲界很熟悉的话：“唐有传奇，宋有戏曲、唱词、词说。”这句话一向被公认为“戏曲”一词的初见处。《大百科全书·戏曲

曲艺卷·前序》说：“历史上首先使用戏曲这个名词的是元代的陶宗仪。”1989年，胡忌先生在《四库全书》所收刘埙《水云村稿·词人吴用章传》中发现一条重要史料：“至咸淳，永嘉戏曲出，波少年化之。”就是说，南宋咸淳年间（1265—1274），永嘉戏曲（南戏）来到江西南丰，受到南丰青年的追捧并试图将南戏本地化。刘埙，南丰人，生于南宋嘉熙四年（1240），卒于元初延祐六年（1319），而陶宗仪生于元中后期天历二年（1329），卒于明永乐十年（1412）。刘埙不仅亲历了南戏进入南丰的全过程，而且“永嘉戏曲”的首见，较诸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的“宋戏曲”，提前了至少六十年。江西戏曲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完整性于此可见一斑。

清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载：“雅部即昆山腔，花部为京腔、秦腔、弋阳腔、梆子腔、罗罗腔、二簧调，统谓之乱弹。”历史上“花雅之争”的称谓即由此始。雅部乃正的意思，称“雅正”；花部是杂的意思，称“花杂”，言其声腔花杂不正，这里明显具有崇雅抑俗的倾向，故花部又称“弋阳诸腔”或“乱弹”。其实，早在元明之际，南戏衍化分派出昆山腔、弋阳腔、余姚腔、海盐腔四大声腔以后，“花雅之争”的态势便基本形成。最初，诞生于弋阳县的弋阳腔从南戏中继承了《目连救母》，又从元杂剧、话本等内容中吸收历史故事，形成《封神传》《三国传》《水浒传》《征东传》《铁树传》等历史连台本戏，并随着江右商帮的足迹而演出于各地的万寿宫，风靡天下，形成了占据“中华半壁江山”的高腔系统。正如焦循《花部农谭》言：“花部原本于元剧，其事多忠、孝、节、义，足以动人；其词直质，虽如孺亦能解，其音慷慨，血气为之动荡。郭外各村于二、八月间道相演唱，农叟、渔父聚以为欢，由来久矣。”此即花部“弋阳诸腔”最本质特征。

明末清初的宜黄县是继弋阳之后又一个江西戏曲策源地。各路声腔不仅汇聚于此，而且是花部“乱弹”创始之地。李调元《剧话》说：“胡琴腔起于江右，今世盛行其音。”这种全新的属于板腔体的“二簧腔”就产生在这里，由此派生许多以河流命名的戏剧，诸如信河戏、饶河戏、东河戏、西河戏等，并冠以花部“乱弹”之名，与新生的采茶戏一道，如雨后春笋遍及赣鄱大地。

如果说，弋阳古戏彻底打破了“出将”“入相”两个门的传统形制规范，改以四个门进出为适应《目连救母》和历史连台本戏演出的话，那么，乐平现存近五百座“民间万年古戏台集群”，则是花部戏曲的一个伟大实践与创举。著名的镇桥浒崎晴雨两用台，其柱上有副楹联：“眼界抬高，不怕前途遮住；脚跟站稳，何惧后面挤来。”舞台上大锣大鼓的音乐、高亢激越的唱腔、遒劲夸张的表演，与台下如潮民众立于旷野观剧的身姿融为一体，这种如火如荼的景象在雅部戏曲中是绝对看不到的。

江西戏曲中的文人戏曲自觉扎根民间，与花部结缘，依托赣鄱文化创作一流的艺术作品。如汤显祖这样宗师级的人物，其“临川四梦”的创作，无不具有本土特色。汤公没有自己的戏班，经常往返于临川与宜黄之间，继承着由谭纶从浙江台州带回家乡的宜黄海盐腔的演出，与“宜伶”们保持着最亲密的联系，“自抬榷粮教小伶”，培养了一批顶级的江西戏曲表演艺术家。再如蒋士铨，其《藏园九种曲》始终包孕着一种浓郁的本土文化情愫，《冬青树》的正义正气、《临川梦》的浪漫情思、《一片石》的慷慨悲歌等等，多以一种大事记的笔触，真实再现了江西那些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。



荆记



历史显微镜下 大唐荔枝的三重意涵

□ 陈磊

有人推荐我读《长安的荔枝》，读及开头，原以为是九品小官李善德被迫完成“荔枝使”的任务，在绝境中展现智慧与韧性的寻常故事。等到读完，方知其中深意，这部将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的诗句写成一本书的作品，以马伯庸标志性的“历史显微镜”写法，将史书一笔带过的事件升华为充满现代共鸣的精彩叙事，既有历史小说的厚重感，又包含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观照。掩卷而思，我至少读出了三重意涵。

不死——权力下的苟且

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的奢华荒诞，无情地掀开了盛唐华丽锦袍下的虱子——背靠至高无上的意志，哪怕皇帝身边一个女人的口腹之欲，都可以驱动整个国家机器的疯狂运转，一个庞大而精密的权力绞肉机被各种荒诞又贪婪的欲望驱使着。

从岭南到长安的荔枝转运，是一项超越时代承载力的盛世工程。为此，不计成本、不计代价、不计善恶。书中人上至杨国忠、高力士，下至李善德、阿僮、林邑奴，无一不是这台机器上的齿轮或燃料。这条转运荔枝的路上，无论是风光无限、权倾朝野的杨国忠，还是老谋深算、若隐若现的高力士，或是博得妃子笑的荔枝使，遍寻美色奇珍的花鸟使等，颇似一场权力的烟花，彼时有多绚烂逼人，终时就有更多惨淡悲戚。这条路上每一份纵横权谋、每一份尔虞我诈，也包括每一份谨小慎微、每一份呕心沥血，不过是希望在一组组大小齿轮的碾压中，踩准节奏，在必死中求不死，或者明知是必死而及时行乐的那般执迷。就像书封面上的那句话“就算失败，我也想知道，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”。可是真的有点点吗？在这场游戏中，个体的价值、尊严乃至生命，在皇权面前轻如尘埃，从进入权力的游戏开始，人生便是一场苟且。

不变——浮华中的风骨

整个故事种种曲折离奇，都是为了了一件事：“有什么法子，让荔枝不变味？”荔枝的“变味”，说到底就是个体在庞大、冰冷、非人性的权力机器中被异化、被扭曲、被消耗的必然宿命。一旦被从赖以生存的枝头（本真、根基、良知）摘下，其“新鲜”度（本心、原则、操守）就注定迅速腐败，概莫能外。李善德不也曾渐行渐远？他挣扎着在“变味”的边缘努力求生，每一次妥协都离最初的自己远一步。李善德在阿僮的荔枝园被砍时的无奈、胡商苏谅被弃时的冷漠，如果不是亲身经历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，以及那股“路有冻死骨”的血腥，他的良知不会被唤醒，也许他会走上权力的巅峰，会把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当成必然，为自己的成功找一万个理由，而没有一丝悲悯。

书中杨国忠的贪婪与跋扈，何履光的阴谋与算计，赵辛民的见风使舵，乃至地方胥吏的层层盘剥，都是不同层级、不同形式的“变味”，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放弃底线，成为机器运转的润滑剂或帮凶。林邑奴以生命完成的救赎，其悲壮恰恰反衬了在绞肉机中保持“不变味”的代价之高昂。

不摘——乱世里的智慧

再回到那个最关键的问题“有什么法子，让荔枝不变味？”阿僮的“你别摘下来啊”这句回答，看似荒诞，荔枝不摘如何送达？实则点破了唯一的“保鲜”之道——不离根本，不主动投身于那必然导致异化的权力游戏核心。这是一种近乎绝望的清醒，也是一种极致的生存智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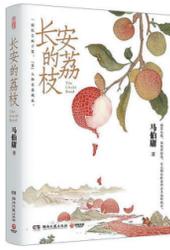
岭南荔枝园的主人阿僮，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未被“摘下”的理想状态。她扎根于土地，守护着本真（荔枝的本味）。她与李善德的友谊，是冰冷权力逻辑中难得的人性温暖，也是李善德在“变味”过程中始终残存的一丝良知的参照。她的荔枝园被毁，也暗示了在皇权阴影下，这种“不摘”的净土何其脆弱。

书中若隐若现的张九龄那句“无心与物竞，鹰隼莫相猜”，道出多少人渴望相忘江湖、相逢一笑而不得的无奈？萧何、廉颇、刘伯温、徐阶都想功成身退，也许是想守住来之不易的富贵，也许是想守住尚未泯灭的本心，都抵不过一句“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”。

李善德最终的结局——被流放岭南，回归田园。这看似失败，实则是他在这场浩劫后，唯一能选择的“不摘”之路。远离长安的权力中心漩涡，回到荔枝生长的土地，某种意义上，他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，实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“不变味”——保留了作为“人”的最后底线和良知。这结局充满了苦涩的讽刺：只有彻底退出游戏，才能摆脱被绞碎的命运，代价是政治生命的终结和边缘化。

那句“你别摘下来啊”的箴言，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。要想守住底线和操守，核心在于警惕被“摘下”——即警惕被权力和扭曲的价值观、巨大的利益诱惑裹挟，远离本心与根基。

人性的进步，有时以千年为一个刻度，变化很慢，甚至毫无变化。真正进步的是时代，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在今天不过是收到一个冷链快递时的小惊喜。感谢这个时代，让我们可以更深刻地去反思，更勇敢地去改变。



《长安的荔枝》 马伯庸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诗意的生活 苏东坡

□ 陈裕



《苏东坡的理想国》 沈荣均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

坡人生哲学的逐步形成埋下伏笔。通过再现这些经历，重塑了苏东坡血肉鲜活、质感硬朗的一代文豪形象。作者笔下的苏东坡，走一路，思考一路，诗歌一路，把他乡当故乡，侧面印证了苏东坡人文境界的凝练之径和时代造就的伟大灵魂。

作者在书中挖掘出古代文人的地理乡愁，用“泥泞中的开荒”“椰风海韵中的书院”等诸多意象，探寻苏东坡因政治问题被流放至异乡时所迸发出来的文化能量。对苏东坡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豁达心境，作者解读出诗人深刻的人文况味和深厚的乡土情结；从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的密州出猎，到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的岭南旷达，无一例外地用肥滴滴的风物来提领文化基因的延续，并提出“在困顿中酿造诗意”的独特见解，表达了对历史人物的现代性认知。

作者将苏东坡的“民本思想”与人本主义对话，甚至用“形式主义”“躺平”等现代语汇解构古典文本。这种解构虽偶显突兀，却成功搭建起古今精神共振的桥梁。

本书以“理想国”为主题，揭示出苏东坡的价值维度。苏东坡通过创办书院、改良盐法等实践，试图通过一己之力创建理想的政治生态。然而，无情的现实让苏东坡的一腔抱负难以成功，他总是有些良好的开局，却在人为因素的干预下，最终放弃理想，转而追求精神层面的解脱。从《定风波》到《赤壁赋》，一首首诗抒发着苏东坡难以实现的报国壮志，他只有在文学的家园中建构起被击碎的理想国度，这种从苦难中升华起来的思想光辉，被作者以现代人的智慧诠释出一代诗人无比高尚的时代价值。

《苏东坡的理想国》以苏东坡精神原乡为切入点，着重书写其思想中的现代意义，力求给读者展现一个全面、立体、感性的苏东坡诗意画像。当作者写道“真正的自由不在于境遇顺逆”时，更体现出这部兼具学术深度与文学温度的传记的美妙之处。阅读本书，心中对苏东坡的崇敬之情越发深厚，千年前的苏东坡既是历史的苏东坡，也是现代的苏东坡。



书之为客

□ 吴建

我向来以为，书之为客，最是古怪。他不言不语，却偏要排出一串串黑字来；他不声不响，却每每在心上敲出响声。他不请自来，亦不辞而别，随性洒脱。

我的书斋不大，四壁皆是书架，架上挤满了各色书籍。这些书有的簇新，有的陈旧，有的甚至已经破烂不堪；有的来自旧书摊，有的得自友人馈赠，更有一些是不知何时悄然潜入的。他们站在那里，排着队，仿佛在等待我的检阅，又仿佛在无声地嘲笑我的无知。书客们性情各异，有些活泼好动，字句间跳跃着，使人读来不禁莞尔；有些则深沉严肃，每一页都沉重如铅，非得正襟危坐阅读不可；还有些神秘莫测，初读时平平无奇，待岁月流转，某一日忽地灵光乍现，方知其妙处。他们静静的，比许多能言善辩之人更懂得如何占据一个人的心思。

我犹记得一本《庄子集解》，蓝布面，线装，是二十年前在城中一家旧书店所得。那时我尚年轻，对世事懵懂无知，买下此书不过是因为其价廉且装帧古朴。谁知这书客竟是个难缠的主儿，初读时如对天书，字字认得，句句不解。我恼他晦涩，将他束之高阁。不想隔了五六年，偶因搬家整理书籍，又与之重逢。此番读来，顿觉字字珠玑，昔日不解处，今朝豁然开朗。这书客不言不语，却分明在嘲笑我的迟钝。

书客们总是不期而至。有时你急需某段名人警句，翻遍全书却寻他不着；待你放弃寻找，他又忽然跳入眼帘。他们似乎有自己的意志，高兴时便与你亲近，不高兴时便躲藏起来。我曾为查一句话，翻阅某书至深夜而不得，次日清晨随手一翻，那话竟赫然在目。书客们这种作弄人的把戏，想必是他们独有的幽默吧。书客们还会互相交谈。你读甲书时想到乙书的观点，看丙书时又忆起了丁书的句子，他们在你脑中开起了座谈会，各抒己见，有时甚至争论不休。这种无形的交流，比任何有形的沙龙都更为热烈。我的书架上，科学

与诗歌相邻，哲学著作与科普文章为伴，他们看似格格不入，实则互通款曲，在我脑中编织出一张奇妙的网。

书客们从不畏惧寂寞。许多几十前出版的书，今日读来，其思想仍鲜活如初。时间对书客们似乎格外宽容，任他们在岁月长河中自由来去。我的书架上有本《陶渊明集》，每每翻阅，总觉得那位五柳先生就坐在我对面，与我共饮一杯淡酒，谈些田园闲话。时空于此，竟成了最无足轻重的东西。他们还会陪你成长，同一本书，少年时读与中年时读，感受截然不同。不是书变了，是人变了。我二十岁时读《红楼梦》，只觉得宝玉可厌，黛玉娇情；三十岁时再读，方知其悲凉；而今四十已过，重读竟觉字字是血。书客们像一面镜子，照出读者内心的变迁。

书客们有时也令人烦恼。他们会占据你的空间，侵占你的时间，甚至扰乱你的思绪。你本想小憩片刻，他们却在脑海中争论不休；你打算早早入睡，他们又抛出一个个问题让你辗转反侧。更恼人的是，他们常常集体行动——你读的一本书，他便引出十本待读的书。我的待读书单便是这样越拉越长，书客们在我上面排队等候。

夜深人静时，我常独坐书斋，与这些书客们相对。无人敲门，书作客来，这是一种别样的热闹。我的书斋何等拥挤——古人今人，诗人匠人，济济一堂，却又相安无事。书之为客，不占席位，不索茶饭，只求一隅安身，偶尔得人垂顾。他们来了就不走，除非主人狠心驱逐。而驱逐书客，实是天下最残忍的事之一。我虽屡次清理书架，终究不忍将任何一本书彻底抛弃，生怕伤了这位客人的心。

平素交友甚少，书即我友。这些沉默的客人，却比许多能言善辩之辈更懂得如何与人相处。他们不会阿谀奉承，不会阳奉阴违，只会静静地等待，等待那个愿意倾听的人。书高寂寂，而我的客人们永远在场。

有关苏东坡生平的书很多，而沈荣均创作的《苏东坡的理想国》，是一部以苏东坡精神轨迹为核心的散文体传记。全书以苏东坡充满波折的一生为脉络，提炼出这位伟大文豪的精神主旨，勾勒出其特立独行的人生轨迹，进而将苏东坡的跌宕经历转化为诗意的精神漫游。书中介绍了苏东坡从眉山到黄州、儋州、常州等多地的辗转，以诗意的笔调连缀成一幅人生全景图。全书用12个篇章记述苏东坡不平凡的人生岁月。开篇以宋代历史语境为背景，解析乌台诗案、岭南流放等重大事件对苏东坡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哲学观的影响，结合诗词文本揭示其宦海浮沉中的生命超越。在“乌台诗案”中，他与改革派领袖神宗和王安石的政治瓜葛，以及遭受的政治迫害，深度揭示了苏东坡作为政治家的理想主义心路历程。作者以苏东坡的几次贬谪，来重点强调其政治生涯的起伏跌宕，也为苏东